

· 独 幕 話 剧 ·

紅十字的陰謀者

魯也伶 李大桂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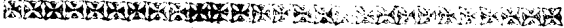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第一輯 ——

紅十字的陰謀者

謝 道 明 著 謝 道 明 譯



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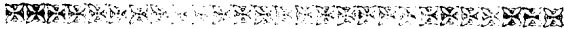
• 独 幕 話 剧 •

紅十字的陰謀者

魯也伶 李大桂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

內 容 提 要

某職工醫院院長汪浩如，是個熱愛革命的老醫生。他的兒子在解放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，而被國民黨特務所暗害，因之他憎恨舊社會。但他在解放後，由於政治學習不夠，以致使他一直保留着單純技術觀點。他認為政治雖然重要，但對於一個醫生却可有可無；醫生只有苦心研究醫療技術，才能更好的為社會服務。在選擇幹部上，他也以技術的高低為取捨的唯一根據，因此他信任了技術較高的內科醫生蕭奇。

一次，翻過蕭奇治療的患者，不到三個鐘頭就死去了，經過檢查，確定是誤診事故。這使汪浩如非常驚異，他認為在蕭奇的手裏出誤診事故，簡直是無法設想的事。他責備蕭奇不關心病人的疾苦和粗心大意的工作作風。後來公安人員逮捕了蕭奇，這時他才知道蕭奇原來是個血債累累的特務分子，他暗害了姜方惠，因為死者生前曾經在土地改革時鬥爭過他家，同時汪浩如的兒子也正是他暗害的。於是汪浩如才確信忽視政治，不願學習政治的嚴重危害。

紅 十 字 的 陰 謀 者

魯也倫 李大桂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

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

787×1092毫米·1/16開張·24,000字 印數：

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

統一編號：10090·10

定價（5）0.12元

人 物

汪浩如——某重工業城市職工醫院院長，五十八歲。

周天民——職工醫院內科主任，黨員，三十五歲。

蕭 奇——職工醫院內科醫生，三十歲。

小 露——職工醫院護士，青年團員，二十二歲。

姜萬惠——鋼鐵公司發電廠鍋爐班班長，先進生產者，三十六歲。

姜大娘——姜的母親，六十七歲。

小玲子——姜的女兒，四、五歲。

徐春生——姜的同事工友，二十六歲。

方曉天——潛伏的“中統”特務，三十六歲。

公安人員——甲、乙。

女護士——甲、乙。

藥劑員一名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六月，盛夏，某日的一个黄昏。

地點：在某職工医院的急診辦公室裏。

这是某重工業城市裏的一个綜合性的職工医院。这个医院規模比較龐大，具有現代化的醫療設備。它担負着維護和保障廣大職工身體健康的重大責任，幾年來有力地支援了这个城市的經濟建設。

它原是敌伪時期日本人所修建的，解放後，公司予以擴大和改建，改变了过去一些落後和不合理的醫療設施，如今已經适应了工人們的需要。

在舞台上我們所看到的是一个急診辦公室。在這裏办理急診患者的治療手續，和供应急診室所需要的醫療器具。

室內高敞，陽光充足，有医院所特有的潔淨。一進屋便使人感到精神舒暢。這裏的一切差不多都是白的：四周的牆壁和室內的醫療器皿，乃至身上所穿的衣裳。

舞台的兩端各有一門，左边的門伸向台前。这扇門的玻璃上，有“急診辦公室”五个字的反影。右边的門上寫着“急診室”幾個大字，門頂上置有信号灯，这扇門的裏面便是急診室。

舞台的左側是一高大的窗子，兩旁掛着淺綠色的窗帘。从

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走廊上匆忙來往的醫生和護士。窗子右側的牆壁上挂着一大型的电表和幾張油畫。窗前設有一蓋着白布的寫字桌，上面置有電話、紗布桶、四瓶台和一些文具。桌的前後有幾把椅子。緊靠着牆有一銀白色的消毒鍋。在急診室門的左側立着屏風，在屏風與消毒鍋的中間，擺着一個器械櫃子。

暮啓時，正是夏日的晚上七點多鐘的光景。從走廊敞着的百葉窗，透進來金黃色的夕暉。窗上晃動着樹影，不時從外面傳進來一陣陣輕微的風弄樹葉的低語。夏天的黃昏是恬靜而又美麗的。

（蕭奇穿着白大衣，頸上掛着聽診器從急診室裏走出來。他是這個醫院的內科醫生。

他個高、瘦削，性厲害。他生得甚至可以說是漂亮，一副白白的瓜子臉上，鑲着一雙烏黑的眼晴和一個略高而又勻稱的鼻子。嘴邊還留着一簇短鬚。頭髮到什麼時候都理得很整齊。在他白大衣的裏面穿着一件深紫色的綢料襯衣，下身穿着米色的“克羅丁”的西裝褲，但使人耀眼的却是腳上穿着的那雙白色紋皮的涼鞋。

此刻他在努力思考着什麼，顯然是由於方才給患者做完聽診，便勾起一樁心事在攪擾着他。）

蕭奇：（搜索着自己的記憶，自語）姜萬惠……姜萬惠……

（徐春生拿着一張化驗單，從急診辦公室的門走進來。他是姜萬惠的同事工友，農民出身。為人爽快、老實，辦事非常認真。）

徐春生：大夫，到那個屋裏去化驗白血球？

蕭 奇：（一抬頭看見是徐春生）姜萬惠是什麼地方人？

徐春生：是大甘溝子人哪。

蕭 奇：（神色驟變）啊？

徐春生：怎麼，你認識他嗎？

蕭 奇：（發覺自己失態）啊，……你問化驗室嗎？往西邊去，一拐弯就看見了，快去吧。

（徐春生推門下。）

蕭 奇：（茫然地）姜一萬一惠……。你真就是那個農會主任嗎？……

（小露從急診室裏走進來。她是這個醫院的內科護士。她從護士學校畢業後，便被調到這個醫院裏做護士工作，至今已四年了。她是一個美麗而又聰慧的姑娘。由於她工作積極、負責，很早便入了團。她具有中國一般少女善良而嫺靜的性格，但她也具有自己性格上的弱點，那便是缺乏理智，有時太富於感情。她有着一張率直而又天真的臉，厚嘴唇。在半垂着的睫毛下面，閃動着一雙略略有些鼓着的亮眼睛。由於長年從事護士工作，使她養成了一種特殊的性格：溫順、沉靜。在生活中，她總好筆挺地站着，好像總是在等待着看護什麼人，等待着醫生的什麼吩咐似的。）

如今在她的淺藍色碎花的長衫上罩着一件白大衣，頭上戴着護士帽，腳上穿着一雙橘黃色的涼鞋。）

小 露：（看見蕭奇站在那裏沉思，便走上前去）还想那件事嗎？要求入党，就要經得起黨對我們的考驗。

蕭 奇：（掩鼻）呵……（一揮手）別說了。唉！我為什麼生在那樣一個家庭裏！“累”得我的歷史至今不能做結論，……可我

相信黨，不會把一個要求進步的人拒之門外。……（從衣兜裏拿出入黨申請書）這已經是第六次了……

小 露：（看着蕭奇所寫的入黨申請書，感情地）工作積極是應該的，但是也要注意身體呀！你的病……

蕭 奇：這點病不算啥，我不願意因為我讓工作受損失啊！

小 露：（握住了蕭奇的手，深情地望着他）……

（此時院長汪浩如低着頭，好像在思索着什麼，從外面直衝屋裏走進來。他是個年近花甲的老內科醫生。早年從國內一個很有名的醫科大學畢業後，又曾在學校裏做了長年的研究工作，後來便在醫大的附屬醫院裏當內科主任，解放後才被調來做院長。

他性格開朗，有着一種令人感到溫暖的幽默。早年從事繁重的醫學研究工作，因勞累過度，至今他患下了“心臟缺血症”。他有着一張寬闊的臉，在灰白的短髮下面，寬大的嘴角上，常常浮着微笑，頭上已經禿頂，寬寬的前額下面，架着一副金絲邊的近視眼鏡，這就構成了一位老科學工作者所特有的風采。

他穿着潔白的府綢襯衣，和一條灰色的料子褲，腳上是一雙黑漆方頭的皮鞋。

他一腳踏進門框，驀然一抬頭，發現蕭奇與小露在場，便又迅速返回來。）

汪浩如：（尷尬地）呵……呵……（找不出適當的話）我太……太忙（返身欲下。）

蕭 奇：（看見是汪院長，嘴唇立刻噙開，恭敬地）啊，汪院長，您早，請來坐會吧。

汪浩如：（搓搓手）不，不，你們在忙呢，不打攪你們了。

蕭奇：我們沒忙什麼。

汪浩如：（這才走回來，望着他們會意地笑了，點了點頭）年青人，我知道，你們在發揮……

蕭奇：
小露：（不解）發揮什麼？

汪浩如：当然是在發揮那個……那個感情嘍！

（三人笑。）

小露：院長總是這麼會開玩笑。

汪浩如：唉，老嘍，我像你們這麼年青的時候，也總是在發揮感情，可是現在……（一攤手、一甩頭）發揮不出來嘍！（爽朗地笑起來）哈哈，哈哈……。噢，蕭大夫，你怎麼又上班來啦？周主任跟我說過，你請假了。

蕭奇：（故意用手捂着頭）汪院長，我還能堅持。

汪浩如：不能依着你的性子，我給你代班啦。

蕭奇：我是個醫生，不能因為我有一點病就不顧患者的疾苦，我若能忍耐幾小時，就能治好幾十個病人哪！

汪浩如：那麼你就做半小時，剩下的留給我。

蕭奇：不，汪院長……

汪浩如：我的年青人，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呢？

蕭奇：（一笑）是，院長。

汪浩如：小露，他真叫我沒法，我生他的氣，又愛他！是啊，人道主義是作為一個醫生的天職呀！可是有的人却做不到這一點。（拉着蕭奇的手，充滿感情地）我一看見你就想起了我的兒子，

就好像你和我的兒子，有着一種奇妙而又不可言喻的聯繫似的，……我的兒子也是個可愛的年青人，有着非凡的聰明和才能。在醫大讀書的時候，曾經犧牲過自己的眼皮給同學們做試驗。因為鬧學潮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，以後就失蹤了……（驚然）扔下了我……

小 露：院長，快坐下吧，別想這些了。那些日子不是都過去了嗎？總有一天抓住那些殺人不見血的特務們，再跟他們好好算算這筆賬！

汪浩如：（驚了半跳）嗯，要算這筆賬！（忽然）我怎麼談起這些事來了？讓你們不愉快。……（從兜裏拿出一疊稿紙，向蕭奇）這是你前些日子寫的關於肺臟理性分析的專題論文。我看過了大致差不多，論點正確，而且也有新的發現和論證。這使我很驚奇，不得不使我佩服你在醫學上的天才。

蕭 奇：院長太客氣啦！這篇論文主要是在院長苦心指導下寫成的，這決不是我個人的成績，如果說成績，那應該是屬於院長的。

汪浩如：這是搞學術嘛，不要否認個人的努力喲！總之，你以後可以做學術研究工作，因為你有勇氣。這一點很重要，一個醫務人員應該有勇氣和才幹！

蕭 奇：今後需要院長多多幫助，我還太年青。

小 露：院長把他誇得過分了吧！

汪浩如：（笑呵呵地）好姑娘，我真為你感到驕傲啊！哈，哈，……

（小露害羞地蹲下。）

(周天民上。他是內科主任兼醫院黨支部的支委。從前是某陸軍醫院的軍醫，擔任護理主任。一九五二年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來工作，被分配到這個醫院。因為臨時工作需要，曾到朝鮮去了一年多，最近三個月才回來。在部隊裏很早就入了黨，長期的部隊生活和黨的培養，使他具有一種堅強的黨性，強烈的愛憎和高度的警惕性。另外，他除了有着一般醫務工作者的特點外，還有着一種政治工作者的風度和運動員似的健壯的身體。

他所穿的衣服樸素而又分外的潔淨，上身是天藍色的布襯衣，底下是一條潔白的西裝褲和一雙青色的皮鞋。)

汪浩如：周主任來啦！我該喝你的喜酒啦！

周天民：(大惑)喝我的喜酒？

汪浩如：是啊，你把小露當成你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，你到朝鮮去了一年多，沒想到“形勢”發展這麼快吧？啊？

周天民：(若有所思地笑着)真沒想到啊！(向汪)我才開完學習彙報會，會上有的同志給您提意見，說您在政治學習會發言不夠積極。這個意見大概還正確，我看院長應該帶頭熱烈發言才是。

汪浩如：(揮手)噯，全院的政治學習，是屬於你們黨支部領導，反正我參加參加就算了。我在幾個院長裏分工是負責全院的醫療技術，而技術和工作就更重要。

周天民：(親切地)技術和工作更重要，而學習也是更重要的呀！

汪浩如：可是工作多忙啊，我一天要了解各科室的診療情況、診療護理病人；決定重大的技術和醫療問題；批准醫療草案。

除了參加會議以外，還要學習，……周大夫，我以行政的立

場向党支部建个議，把最近的政治學習，暫時停一停吧，啊，
怎麼樣？

周天民：學習是為了搞好工作，而且這也是市委的統一布置。那麼我也以支部的立場，再向行政建个議，學習不能停止。啊，
怎麼樣？

汪浩如：行啊，我的支部委員，我的科主任，我同意！那咱們還
學習。唉，學習，學習，把頭都搞昏了！……（下。）

蕭奇：周主任，這是我的入黨申請書。我請求黨給我指出進
步的方向。（把入黨申請書交給周天民。）

周天民：好，咱們談談吧。你在一九四六年到四七年……

蕭奇：（緊接）啊，那時候我因為跟我父親感情破裂，一賭氣我
就跑到關內去了。到了那裏人生地不熟，黑暗的舊社會讓我
無處安身。在一個藥店裏站攔櫃，後來又当了碼頭工
人……

周天民：這些我都聽見過。有誰能證明你這段歷史呢？

蕭奇：後來藥店倒閉了，人都散了，現在真沒有辦法找到他們
的通訊地址。認識的碼頭工人有個叫張德海的，他能知道
我。

周天民：我們沒有找到這個人。

蕭奇：隔了這麼些年，都不知道下落了。唉！那時候因為我
反抗封建禮教的家庭，才從家裏跑出來，害得我如今歷史不
能做結論……用不着我說自己清白，我相信黨是英明
的！……

周天民：你父親現在怎麼樣？

蕭奇：他很滿意他的工作，共產黨對他天高地厚。他也常對我說，感激黨對他的寬大。我經常寫信鼓勵他老老實實地進行改造；放棄從前反動階級的立場。

周天民：好吧，你的申請入黨問題，我們再討論討論。有什麼意見再傳達給你。（下。）

蕭奇：（望着周天民走下）哼！够厲害的啦！自從他從朝鮮回來，我要參加共產黨就難辦啦！

（小露拿着一個玻璃鑲着的鏡框欣欣然跑上。）

小露：蕭奇，你看，這是劉秘書方才交給我的，前天你求院長親自給我們寫的字，寫好了。

蕭奇：（睜起一隻眼睛，念鏡框裏寫着的字）“發一揚一革一命的一人一道一主一義。”嗯，小露，快把它挂起來。

（小露站在椅上，往壁上掛鏡框。）

蕭奇：小露，咱們要記住，革命的人道主義，是做為一個醫生的天職！……

（急診辦公室的門悄悄地開了，從外面伸進來個腦袋，兩隻眼睛賊光光地向屋內搜索着，然後又把腦袋縮了回去。）

蕭奇：（覺得身後有人，猛然一轉身）誰？

小露：你總是這麼大驚小怪的，還沒到上班時間，那有誰。

（小露仍然在給蕭奇穿衣服。門又悄悄地開了，那個腦袋又從外面伸了進來，眼睛直盯着蕭奇和小露。）

（這個人就是方曉天。他原是國民黨的偽軍官，解放後鑽進某縣城的高級中學當語文教員，現假病在家休養，但背地裏却在積極地從事反革命活動。他是個甘心替反動勢力服務的特務、幫兇，也是蕭奇的手下親信。他矮個，方肩，瘦下巴，許久未刮的臉上，蓄滿了雜亂的鬍鬚，濃眉，兩隻眼睛無光而且深陷。

如今他敞着懷，襯衣的衣襟，長長地露在外頭，下身穿着一條帶條紋的舊布褲，腳上穿着一雙舊了的高筒黃膠鞋。）

方曉天：（鬼鬼祟祟）大夫同志。

蕭奇：（忽地一轉身，發現是方曉天，震動了一下，又急忙掩飾住，不動聲色地）呵，你有什麼事，同志？

方曉天：（輕輕地咳嗽兩聲，然後才將半個身子露出來）……我有个問題想問問您。

蕭奇：好哇，請進來吧。

方曉天：（這才悄悄地走進來）昨天醫生告訴我，讓我多吃點有營養的食物，才會在我身上增加更多的卡……卡……哎，叫什麼來着？

蕭奇：呵，叫“卡路里”，對嗎？

方曉天：哎，對呀，是叫“卡路里”，那麼什麼叫“卡路里”呢？

蕭奇：呵，“卡路里”嘛，“卡路里”就是熱量單位，一公分的純水用攝氏溫度計算，十五至十六度，溫度上升一度所需的熱量，就叫一“卡路里”，明白了嗎？

方曉天：（偷偷地望了望小露，向蕭奇做了個嘴）呵……更糊塗了。

蕭奇：噯，你咋不明白呢？來，到這邊讓我慢慢仔細地告訴

你。(向小露)我求你到周主任那兒去一趟,把我的請假条抽回來,還要告訴他,我今天照常上班,好嗎?

小 露: 好。我就去。(整了整衣服,下。)

蕭 奇: (急促地)快,把衣裳脫下來,快!

方曉天: (脫下衣服,裸出胸,惑然望着蕭奇)……

蕭 奇: 還看什麼,坐在我跟前。

(方曉天坐在蕭奇的面前,蕭奇將放在診察台上的聽診器拿起來,掛在頸上,又把聽診器放在方曉天的胸上,佯作聽診。)

蕭 奇: 怎麼樣,有沒有什麼消息?

方曉天: (臉緊張地抽搐着,張着嘴,急促地喘着氣,回頭向門上張望了一下,然後壓低聲音)我……我就是特地來給你送信的。

蕭 奇: 家裏怎麼樣?

方曉天: 你父親……

蕭 奇: (驚異地)我父親?我父親怎麼的了?

方曉天: (直瞪瞪地瞪着蕭奇)你知道,大前天我到北京去找“零号”請示對付目前情勢的策略,哪曾想沒看見他,他就……

蕭 奇: 嗯,我明白。

方曉天: ……在回來的半路上遇見了你的二姨媽回娘家,她老人家告訴我說……

蕭 奇: (更為急促)說什麼?

方曉天: 說你父親在前天早晨被逮捕了。(緩緩地低下頭。)

蕭 奇: (震住)啊?被逮捕了!(聽診器從手裏滑落下來,呆住。)

(靜場。片刻。)

蕭 奇：（從牙縫裏擠出來）逮捕了，……好狠哪！（從瞪得溜圓的眼睛裏迸射出兇光，不斷地喘着粗氣）不，不，不要怕，逮捕了父親還有我！還有……（咬緊牙關）仇恨哪！……記住他老人家的話……“要叫他們知道，咱們的力量不可磨滅！”要拚，要幹，要幹到底！（順手又拿起聽診器，放在方曉天的胸上）以後怎麼樣？

方曉天：你……你的手有些發抖……

蕭 奇：不，我要知道以後怎麼樣？

方曉天：以後我就沒到家，坐車就直接奔你這來了。（胆戰心驚地）說不定他們就在我身後跟着呢……

蕭 奇：（從椅子上站起來）要冷靜！處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就更需要冷靜、沉着、堅決和狠！採取的方式也要更隱蔽。你回去要十分注意。懂嗎？

方曉天：（點了點頭）那麼你呢？

蕭 奇：（打斷他的話頭）不用管我，我自另有辦法。我們不屬於爸爸他們的“反共救國會”，我們的組織還沒暴露，我要繼續在這裏隱藏下來，幹下去！這麼多的仇恨還沒有報……幹下去！並且還要向這裏的黨支部檢舉我父親……

方曉天：（訝然）什麼？檢舉你父親？

蕭 奇：（又坐在方曉天的面前，拿起聽診器，仍然放在方的胸上）是呀，你不明白。為了永久在這裏堅持下去，保存實力，就必須得這麼幹！以後給我寫信，你的發信地址寫“東北藥學院”，重要的話用數字代替。

（小露復上。）